

泛黄插板的旧时光(外一篇)

■张志翔

我的房间书桌角,始终摆着一个老插线板。白色的塑料外壳被岁月浸得发暗泛黄,线身裹着一圈粗糙的黑胶皮,那处被打火机烫过的痕迹,是爷爷藏着的温柔,温柔了一个又一个挑灯的夜晚。

那时,我日日伏在书桌前写作业,夜里的光亮全靠那盏旧台灯,睡前给暖水壶充电,也是一直的惯例。小小的插线板就搁在桌角,一头接台灯,一头连暖水壶。线身日日抵着桌角磨,终究破了道口子,里面红的绿的铜丝露出来,在灯光下晃得刺眼。我只顾着赶作业,随手捋了捋线就没再管,偏偏被推门送温水的爷爷看了个正着。他拿起插线板,粗砺的指腹轻轻抚过裂口,眉头倏地皱起,低声念叨:“这哪行,电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他转身就从他的老木抽屉里翻出一卷黑胶皮,搬来小马扎坐在我桌旁,把破线捋得笔直,一圈圈仔细裹紧,半点铜丝都没露。他又摸出打火机,蓝色小火苗轻轻凑向胶皮,手微微悬

着,怕火烫坏线芯,又怕烤得不紧实,一点点慢慢移动,直到胶皮牢牢贴在线身上,摸起来光滑平整为止。

爷爷把插线板递回我手里,掌心的温度透过微凉的塑料壳传过来,只轻声叮嘱:“以后留意点。”随后,他便默默收拾好东西轻手轻脚离开。那道被火苗熨过的痕迹,成了这插线板独有的印记,往后再用它,心里总觉得格外安稳。

家里向来是烧水洗脚,铁壶烧的热水滚着热气倒进木盆,暖意裹着周身,能卸去一整天的疲惫。那天夜里赶完作业,我懒得挪步,就坐在书桌旁的小板凳上洗脚,低头搓脚时胳膊肘不慎碰了木盆,热水溅出,大半都泼在了桌角的插线板上。瞬间“滋啦”一声尖响,插线板里蹿出橘红色火苗,焦糊味顷刻漫了满屋,塑料壳上烧出了一个黢黑的小洞。我吓得猛地缩脚,僵在原地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爷爷听见动静,连鞋都没穿好就冲进屋,他压根没看插线板,反手一把拉过我的手和脚,反复摩挲检查,连声追问:“烫着没? 哪儿

碰着了?”确认我半点事没有,他紧绷的肩膀才松了松。

他戴上老花镜,捏起那把磨得发亮的小螺丝刀,俯身一点点拆开插线板外壳。里面的零件好些已烧得变形发黑,我小声劝:“爷爷,别修了,再买个新的吧。”他却头也不抬,指尖轻拨着零件,小心剪断烧坏的插孔线路,又把完好的部分慢慢拼接、固定,动作慢而专注,额角的汗珠滴在桌面,他也浑然不觉。一番摆弄后,原本四个插孔的插线板只剩两个能用,却刚好我插台灯和暖水壶。

他把修好的插线板擦得干干净净,放回桌角老位置,轻描淡写地说:“还能用,扔了可惜,够你使就成。”那只带着黑孔洞的插线板,便又静静地卧在桌角,陪我熬过一个个挑灯的夜晚。那道黢黑的印记,就像爷爷默默守在旁侧的模样,藏在日常的琐碎里,妥帖又安心。

后来我走出家乡,参加了工作,身边的物件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出行时我总会带着一个崭新的插线板,它小巧轻便,有

多个插孔,还有USB接口,功能齐全,用起来格外顺手。而那只裹着黑胶皮,带着黑孔洞的老插线板,被我遗落在老家的书桌角,渐渐被忙碌的生活冲淡,我甚至忘了它的模样,忘了它曾陪我走过的那些漫长夜晚。

直到去年深秋,我难得回家,推开房间的門,一眼就看到书桌角的老插线板,它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,塑料壳黄得更深了,那个黑色的孔洞依旧醒目,裹着胶皮的线身也有些松垮,却被擦得干干净净,整整齐齐地摆着,像在默默等我回来。

那一刻,所有的记忆突然翻涌而来:爷爷坐在小马扎上为我裹胶皮,烧打火机的模样,戴着老花镜认真拆修插线板的模样,皱着眉叮嘱我“小心点”的模样,还有他掌心的温度,他轻声地念叨,一幕幕清晰地浮在眼前,眼眶瞬间就热了,泪水忍不住落下来,滴在泛黄的塑料壳上,原来我以为被遗忘的时光,都被爷爷藏在了这只老插线板里。他,从未离开。

灰匣

讲台西北角,卧着只褪了色的蓝塑料盒。粉笔灰在它身上积了一层又一层,倒像是它自己悄悄攒下的家当。

没人特意把它摆在这里,也没人说过要撤走。起先许是临时搁下的空盒,日子久了,断了的粉笔头都往里头丢,它便顺理成章安了家,守着那片背光的阴影,从不往讲台亮处凑。

正经粉笔都住在对面的置物架上。白的一排,彩的一排,码得齐齐整整,腰身笔直,像候着上课铃的学生。老师上课伸手便抽,落字清亮,横平竖直写公式,抑扬顿挫抄诗文,走的是板书的正路,落的是考卷的得分。没人会特意瞟这角落的盒子——除非犯懒。

人都有懒得动身的时候。演算卡到紧要处,讲卷要圈个错题,脚像粘在地面,胳膊一伸就往盒里捞。捞着哪截算哪截,得捏着最尾端写,字写得缩手缩脚,像怕占了谁的地盘。用完随手一抛,它滚回灰堆里,不声不响接着等。没人跟一截断粉笔讲排场,能凑合,就不算白费。

断的缘由各有各的潦草。有的折在导数大题的拐点,老师笔锋一顿,咔嚓一声,思路没断,粉笔先断了;有的毁于课间的指尖顽疾,转着转着就掰成两截;还有的是被滑落的黑板擦砸中的,祸从天降,没处说理。长的半截还能返岗接着写,短的那截,就顺理成章在这盒子里落了户。白的红的蓝的黄的,高高低低挤在一起,各揣着半行没写完的字,半道没走完的课,没人记得清它们各自是在哪一堂课上折了腰。

也有不凑合的时候。午休的教室是另一个世界,操场的喧闹隔着玻璃闷成喻鸣。总有人不往外跑,蹲在讲台边拨弄这盒碎笔。盒底积了厚厚一层粉,白的混着彩的,比整支笔的颜色还柔润。倒半瓶盖橘子汽水,用指尖搅成软乎乎的泥,蘸着在草稿纸背面乱涂。从前只能写标准答案的粉笔,碎成了粉,反倒敢不守规矩了。云是粉的,树是蓝的,小人儿长着歪歪扭扭的翅膀,全是考纲里装不下的东西。

管教具的陈师傅每周来清一次讲台,总把盒底的细粉扫进旧牛皮纸信封。我撞见一回,问他收这点灰有什么用。他扫帚没停,灰末顺着刷毛落进信封里:“桌面溅了蓝墨水,蘸点灰一擦就净;手工课兑石膏,调个色正好。”末了又补一句,语气淡得像在说风吹过窗台:“哪有什么白费的东西,只是不在原来的地方干活罢了。”

我从前不这么想。总觉得东西得完整才算数,粉笔得是整支的,卷子得是高分的,路得是走直了的。断了的,偏了的,落了队的,就是作废了,该清走。就像这盒里的半截子,撑不起一整版板书,登不上正式的课堂,算不得正经用场。

上月值日倒碎渣,指尖触到一截磨圆了头的红粉笔。是初二上学期期会考重点时,我亲手掰断的。那时候嫌它短,写不了几个知识点,随手就扔了。算下来,它在这盒子里安安稳稳待了快一年。这一年里,它被多少只懒手捞起来救过急,被兑过多少次汽水画过歪歪扭扭的画,最

后慢慢磨成粉,还能擦掉别人滴在桌上的墨水。

它没作废。只是从黑板的正中央,退到了讲台的边角处;从写满考点的正课,退到了没人看管的午休。它的字虽写完,可路没走完。

放学铃响过很久,教室空下来。夕阳从西窗爬进来,给灰扑扑的盒身镀了一层暖边。风蹭过窗缝,盒盖轻轻掀了一下,又落下,咔嚓一声轻响,像谁轻轻舒了口气,又像谁无声地点了点头。满盒的半截粉笔静静卧在灰里,各自揣着半段过往,不声不响。

我把扫出来的粉笔灰,仔细倒进了陈师傅留在墙角的信封里。

窗外的梧桐叶晃了晃,天光慢慢软下去。没人知道明天第一只捞进盒子的手,会捏起哪一截断笔;也没人知道,这些被打上“废弃”标签的零碎,还会换多少种样子,接着往下走。

就像没人能说清,哪一段路才算真正的终点。

旧巢

■浔沅

每日上下楼都要踩过一长段石阶。日出走一趟,天黑再走一趟,来来去去,脚下的砖磨得光滑,路年年都是同一条,只有大门檐下那块凹进去的水泥槽,安安静静空着,像特意留出来的,不知道在等着什么。

二楼到临街的大门,几十级石阶灰扑扑的,不长不短,刚好是我每天去另一个校区候车停留的地方。往来赶路的人只顾着看亮屏的手机,目光落在前方的路口,很少有人愿意抬头,看看头顶不起眼的角落。我等车总要耗上片刻,闲来无事,视线便往那处空着的凹槽飘去。

春天的风刚变得柔软,便早早飞来两只燕子“占地”。嘴里衔着泥土、干草,一趟一趟,往墙面的凹槽里糊,深一层浅一

道,混着枯草勾勒着窝的雏形,预约的车子到了,我只能匆匆离开。第二日再来候车,便看见泥痕又厚了一圈。没有人看管,全凭两只燕子一点点积攒出来的。

没过多长时日,泥巢便成了。圆滚滚的窝身,只留一处小小的洞口。从这以后,晨昏的檐下,便多了些生机。清晨下楼,天光漫过楼宇,两只燕子迎着亮光向外飞去,消失在街边的树梢里。傍晚下班候车,总能撞见它们返程,嘴里叼着小虫,转瞬就钻进小小的窝洞。

春雨总是连綿的,一日我躲在门檐下避雨,多停留了片刻。两只燕子全都蜷在巢里,不探出头,也不发出一点声音。细雨砸在石阶上,晕开一圈圈浅淡的水纹。石阶上总有人不停地走过,各走各的,没人说话,很安静,也没人发现燕子的存在。盛夏的阳光斜斜铺过来,把泥巢的影

子拉得很长,完整铺在中间几级石阶上。风吹过墙面,地上的黑影便跟着缓缓晃动。我望着这片晃动的影子走神、放空,模糊了时间,直到远处等候的车辆鸣响喇叭,才收回思绪,抬脚上车。

日子一日日挨过去,风也掺了凉意。归巢的燕子身影一日比一日少。清晨下楼时,遇不到结伴起飞的黑影,啼声不知在哪一个清晨,也彻底消散在风里。我依旧按时站在石阶上等车,照旧习惯性抬头望向檐角,心里没有焦急,也没有揣测,只知道台阶上少了道影子。

路上的行人依旧脚步匆匆,没有人停下脚步,抬头多看一眼墙上空荡荡的旧巢。大门被人推开又合上,整条街道的生活照旧运转,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泥巢牢牢粘在水泥凹槽里,历经一整个春夏的日晒雨淋,原本深润的泥色褪成

了浅灰,洞口坦然敞着,内里的干草凌乱铺着,再无鲜活动静。我还是每天站在这段石阶上等车,视线掠过檐下凹槽,不再刻意期盼黑色翅影忽然出现。

从前抬眼观望,心里总盼着寻一点鲜活动静,如今只剩一处空巢,心神反安定下来。穿堂的风直直钻进窝洞,无遮无挡,坦荡又平和。

等候的车子抵达,我收回目光转身离去。走出几步,偶尔下意识回头望一眼,空荡荡的檐角,无声装下了一整个春夏的朝夕往返。

石阶日复一日承接着行人脚步,檐下的风四季不停穿梭。热闹是时间的短暂租客,相聚有既定的时限。来过,停留过,而后远行消散,最后只留下一处朴素泥巢,静静悬在寻常门檐,接着又开始了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……